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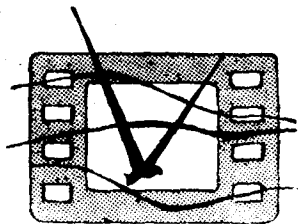
故事选录

田汉

中国电影出版社

影事追怀录

田 汉 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81 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田汉同志从事电影活动的一部回忆录。

内容为：三十年代到解放后一些影片的创作情况，十几部影片的故事梗概，我国早期著名影星阮玲玉、周璇等人的情况，以及左翼进步影片成长斗争的历程等。

该书是我国电影发展的一个侧影；既是一部电影史料，亦兼有知识性、趣味性的特色。

影事追怀录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3 1/2 插页：1 字数：58,000

1981年3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7,300册

统一书号：8061·1558

定价：0.37元



作 者 像

编者说明

田汉同志的《影事追怀录》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在《中国电影》（即现在的《电影艺术》）杂志“昨日银幕”专栏上连载。为了向广大读者介绍我国影坛的一些历史情况，为了给中国电影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研究资料，同时也为了纪念对我国电影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田汉同志，我们特将《影事追怀录》结集出版。

这本书所收文章，仍按发表先后次序编排。回忆录最后一部分，即“关于《湖边春梦》”、“‘明星’、‘艺华’、‘联华’及其他”、“对软性电影的斗争”三节，是以《对党领导电影工作的一些体会》为总题在刊物发表的，我们亦按原样排在目次中。

为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阅读方便，我们根据现有资料对一些地方作了注释。

回忆录在《中国电影》连载时，附有多帧剧照、合影和作者手迹，由于十年浩劫，这些珍贵史料均荡然无存，致使我们今天出单行本时无法奉献于读者面前，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

为使读者明了田汉同志在电影事业上的贡献，我们特将《田汉同志电影作品目录》附于书后，以供参考。

一九八〇年九月

目 次

一个未完成的银色的梦——《到民间去》	(2)
初步接触阶级矛盾的《母性之光》	(8)
《三个摩登女性》与阮玲玉	(14)
《民族生存》与艺华公司	(21)
《黄金时代》和瓦扬—古久列同志	(26)
关于《肉搏》及艺华公司的被打	(33)
《凯歌》和两首歌曲	(38)
《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	(43)
《青年进行曲》与黄山之游	(49)
长沙会战与《胜利进行曲》	(54)
《忆江南》与周璇	(62)
聂耳与《聂耳》影片	(75)
对党领导电影工作的一些体会	
关于《湖边春梦》	(80)
“明星”、“联华”、“艺华”及其他	(84)
对软性电影的斗争	(87)

缅怀田汉同志——代后记.....魏峨 (91)

附录:

田汉同志电影作品目录表..... (99)

中国文人谈到往事欢喜叫它“前尘影事”，意思是这些景象影子似的过去了。《中国电影》的编辑同志要我追忆一下解放以前从事初期进步电影活动的情况。说这样做不止是对于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会有所帮助，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民族电影艺术的同志们也不无参考价值。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这样的文章的确也是应该写的。但这些过去搞电影活动的情况我一直很少去想它，当时共过事的朋友们同志们，有些虽还健在着，有些已经下世，也有些虽没有下世却离开了我们的阵营了。能够帮助我进行追忆的人眼前也不多，这些情况对于我真正已经是不容易追寻的前尘影事了，但我还是试图追寻一下看。由于它是关于电影运动的事，所以我叫它《影事追怀录》。

我搞电影大约是从一九二六年搞南国电影剧社^①开始的，直到一九四八年离开上海我还跟电影界有关系，这关系前后持续二十多年之久，也不算太浅了。虽说解放以后我就没有再插足这个艺术部门，但于今提起笔要回忆它，对它还是感到无限亲热的。我现在先从南国电影剧社谈起。

① 南国社，文学艺术团体。成立于一九二五年。负责人田汉。设有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等部门，以戏剧活动为主。该社演出过许多田汉创作或改编的剧本，如《名优之死》、《卡门》等。一九三〇年因开展左翼戏剧运动为国民党查封。——编者注

一个未完成的银色的梦

——《到民间去》

谈搞电影经过以前，想先谈一下我对电影的看法。我是非常欢喜电影的。我在东京读书的时候，正是欧美电影发达的初期，当时日本正在努力学步。我有许多时间是在神田、浅草一带电影馆里消磨的。我的眼睛因此而变成近视。我受过一些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氏的影响。也很欢喜他的电影观。他在《艺术一家言》里说：

影片真可以说是人类用机械造出来的梦！科学的进步与理智的发达，给我们以种种工艺品，甚至连梦也造出来了。酒与音乐虽然被称为人类作品中最大的杰作，但影片也确是最大杰作之一。

大约因为上述谷崎氏的说法，使我在南国电影剧社的发起宣言上这样说：

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魔力也最大，以其能在白昼造梦也。梦者心之自由活动，现实世界被压榨的苦闷，至梦境而宣泄无余，唯梦不可以作伪。……吾国电影

事业发达未久，以受种种限制，至相率不敢作欲作之梦，梦犹如此，人何以堪！同人等有慨于此，乃有本社之组织，将合群策群力，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以宣泄吾民之苦闷。努力不懈，期于大成，略述所怀，以召同志。

当然，同一把影片当作人类用机械制造的梦，我们当时想进行制造的梦跟谷崎氏的不一样。谷崎氏对影片的内容是要求很低的，他说：

不管多么俗恶不堪、荒唐无稽的故事，一经拍成电影，便使人感到一种奇妙的幻想，那整个的戏你可以当作一个美丽的梦。

而我们却要影片的内容成为人民苦闷的象征，真实无伪地宣泄人民现实世界所受压榨的痛苦，突破种种限制，做我们想做的梦。应该说我们的银色的梦已经不是谷崎润一郎式的唯美的梦，而是中国人民的现实的梦了。

到了一九三〇年五月，我在文华公司出版的《电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从银色之梦里醒转来》，就已经否定了谷崎氏的说法：

……编者鉴于今日外国影片无差别的侵入，国产影片消沉堕落，想创办一种电影杂志，由批评介绍以定内外影片的是非，使国人了然哪一种影片是麻醉药，哪一种是兴奋剂，因以促使旧意识影片的崩溃，新意识影片的兴起。他的意思很好，写信来托我写文章，说最好是把“银色的梦”续下去。可是这两

年之间我对电影所抱的态度跟我对文学美术方面的态度一样变了。我拿起笔要续写“银色之梦”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立即起了一个疑问：“电影是梦吗？”

梦幻与陶醉是和明确的目的意识站在相反的地位的。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的电影消极地使我们情眠，积极地使我们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谷崎先生所说俗恶不堪、荒唐无稽的东西可以变成奇妙的幻想，美丽的梦，这就是电影所有的引诱力，麻醉了。受了引诱麻醉的我们会把俗恶荒唐的东西看成奇妙美丽，这就是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的电影所玩的把戏了。（在《电影》上载有关于罗克《不怕死》Welcome Danger 的评论之评论，引洪（深）先生的话说：“他这戏（《不怕死》）的可恶就是他到处在作践人，而到处使你看了觉得好笑，意识水平低的人都被他瞒过了。）

南国电影剧社在徐家汇路新少年影片公司经营的初期，适逢谷崎润一郎氏到中国访问，我们曾经举行消寒会来欢迎他，他跟我们一道拍过照。归国后谷崎先生也写过我们的事。郭沫若、欧阳予倩诸兄和我跟他一直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在社会思想上却从来没有有什么相同之处。谷崎氏虽在文艺流派上是所谓“恶魔主义者”，按我们的印象，他还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的作家，他对中国革命大体上还是同情的，他爱跟中国进步作家做朋友便是一证据。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年代，他表现得也是好的，没有象菊池宽之流，戴着个铜盔以“从军作家”的姿态在武汉出现。

我搞南国电影剧社的第一个片子不如说是从日本明治时代的诗人石川啄木氏得到启发。石川有过这样一首诗：

我们一面读书，一面辩论，
我们的目光炯炯，
都不弱于五十年前的俄国青年；
我们讨论到应该做什么，
可是没有一个人握着拳头，打着桌子，
高叫“到民间去！”

我们知道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我们也知道民众要求的是什么，
我们并且知道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实在比五十年前的俄国青年晓得更多，
可是没有一个人握着拳头，打着桌子，
高叫“到民间去！”

集会在这里的都是青年，
都是常常在世界上创造新事物的青年，
我们知道老人会死去，我们会取得最后胜利。
看啊，我们的眼光炯炯，议论激昂，
可是谁也不肯把握好的拳头，打着桌子，
高叫“到民间去！”
啊！蜡烛已经换了三次。

酒杯里浮着小小飞虫的死骸，

年轻的女人虽则还照样的热情，
眼睛里也显出激论后的疲劳。
可是依然没有一个人把握紧的拳头，
打着桌子，高叫“到民间去！”

这里所谓“到民间去”当然是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初期民粹主义者所提倡的“到民间去”运动。民粹派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的集团，它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但在它的初期还有积极的一面，他们为了发动人民反对沙皇政府曾号召知识分子到民间去。但到民间去的结果，恰好证明了他们认识上的错误，农民没有跟着他们走。它们的“幻灭”完全是应该的，因为农民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的存在，走他们的道路也不能使农民得到解放。

但隔他们半世纪后的日本青年知识分子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下痛感到社会改革的必要，提出了广大民众和自己的迫切要求，为着贯彻自己的要求，必须组织人民的力量，因而诗人要求知识青年们握紧拳头打着桌子，高叫“到民间去”，甚至立即进入“到民间去”的实践，这是可以理解的。的确，当时日本革命知识青年们关于应该如何做，比五十年前的俄国青年（民粹派）晓得更多，他们有的可能还停留在武者小路实笃式的“新村”阶段，有的便迅速进入日本初期马克思主义运动。

我们欢喜石川的诗，并且计划摄制《到民间去》，却也不是对俄国民粹主义有任何兴趣。我们只是反对当时反动统治，同情被压榨的痛苦人民。作为有革命倾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不满足于单是眼光炯炯，议论激昂，而要求进一步采取实际行动到民众中间去，跟他们共甘苦痛痒，了解他们的要求等等。

限于当时的政治水平，我们有善良的心愿，却没有具体的、正确的纲领。它没有同当时已经蓬勃发展的土地革命运动合流，它没有取得无产阶级立场，它基本上还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的东西。正因为这样，这影片不可能不是一个悲剧。我在“银色之梦”的第六节说：

《到民间去》写中国一些到民间去运动，如受了武者小路的影响的新村运动，结果他们不能不流于微温的自欺的结果。假如这个影片将有什么可取的地方，那是你们将看到一个热情的、幻想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没落。

影片事业是需要一定资本的，我们开始搞南国电影公司只有二百几十元的资本，后来陆续凑积了一些钱，但是经不起开销的浩大。一次向戏剧家宋春舫先生^①募股时，他说：“你得让你的公司真正成为一个企业呀。”没有成为一个近代企业，缺乏计划性组织性，是这公司致命的缺点。但主要还是一批有热情而没有资本的青年想在反动统治下干进步的艺术事业，这件事情本身便是一个悲剧。《到民间去》这影片也成了我们当时“未完成的银色的梦”。

今年订创作规划时，我仍把《到民间去》列入规划之中，倒想把这个故事摆在今天的认识水平和表现水平上进行再创作，在人民时代实现这一个“银色的梦”。

① 宋春舫（一八九二——一九三八）戏剧家。浙江吴兴人。清末留学瑞士，曾任外交官、律师、大学教授等。五四运动时期起，他提倡话剧艺术，介绍欧洲戏剧。著有论文集《宋春舫论剧》，喜剧《五里雾中》、《一幅喜神》等。——编者注

初步接触阶级矛盾的《母性之光》

如前面所说，我的第一个影片《到民间去》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唐槐秋^①先生和易素女士是这个影片的两位主要演员。他们都先后下世了。这部片子的底片因存在一个日本摄影师家里洗印，我们欠了他们的钱，他不给还底片，中日战事一起，这日本流氓就不见面了。我为这事至今痛恨之至。

真正拍成功的片子应该从《湖边春梦》算起。这是由明星公司摄制，卜万苍导演的。由于手边恰好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我又记性最坏，几乎想不起它的主要情节了，就按下不表。谈一谈一九三三年在联华公司摄制的《母性之光》吧。这也有好处，倘使《湖边春梦》还有若干唯美主义的残余，《母性之光》就开始较明确地接触到社会矛盾了。导演也还是卜万苍。但从明星到联华，由于时代的发展，大家都有了一定的进步。

《母性之光》写的这样一个故事：

音乐家林寄梅为他的女儿小梅举行一个音乐晚会。小梅所

① 唐槐秋（一八九八——一九五四）演员、导演。湖南湘乡人。早年留学法国研究航空机械。一九二五年回国后从事戏剧工作，曾参加南国社及广东戏剧研究所。一九三三年组织中国旅行剧团，对我国现代话剧的演出职业化起过倡导作用。——编者注

歌唱的大部是林的新作。由于小梅的丽质佳喉，音乐会很成功。人们争着约小梅登台和灌录音。寄梅父女非常高兴，但小梅的母亲慧英却黯然不乐。

小梅不是寄梅的亲女。她的生父叫家瑚。由于参加革命，被封建军阀追捕，他亡命到南洋去了。临走的时候小梅还在襁褓之中。家瑚嘱咐慧英好好教育孩子。家瑚走后，慧英生活困难，改嫁了林寄梅。小梅长成，不知道她的生父，慧英也不敢告诉她。但她在寄梅的教育熏陶之下，完全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养成了一些坏观点，坏习惯。这是慧英心里深深引为忧苦的事。

一天，在一个音乐会上，慧英重遇了由南洋回来的家瑚。家瑚在音乐会上也唱了一支情绪热烈的开矿歌，博得观众的一致赞赏。小梅要求寄梅给她介绍。家瑚见了他亲生女儿，引起他内心的创痛，又不便让他女儿知道他是她的生父。在热闹的音乐声中他悄然地走了。

慧英是爱家瑚的。她找到他住的地方，家瑚给她倾述在南洋矿区所受的种种压迫和剥削，她哭倒在家瑚的怀里了。她要跟他恢复夫妻关系。家瑚不肯。但他正跟朋友们组织一个幼儿教育机构，要小梅表演为之筹款。慧英十分赞同，回去跟寄梅一谈，他却多方作梗，小梅也乖乖地听父亲的话。

纨绔子弟黄书麟，他父亲在南洋拥有许多矿产，他在国内读书却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家伙。见小梅在歌舞界声誉颇隆，便极力追求她。慧英见女儿跟黄书麟有轻狂表现，曾加以训戒，但寄梅十分赞成这个婚事。

他们终于结婚了。家瑚还是疼爱这个女儿，当她随黄书麟到南洋去的时候，他曾独自送他们上船。

小梅到南洋不久，黄书麟又迷恋上一个叫碧莉的歌女，竟弃小梅于不顾。小梅产后受刺激过深，病倒了。她打电报给母亲。慧英着急得不得了，而寄梅宁愿在赌场一掷千金，却不愿替她筹路费，还是家瑚设法，她才成行。

当小梅见了母亲，又由母亲知道她的生身父亲是谁，她痛哭失声了。她与黄书麟离婚，抱着她希望所寄托的小女儿随母亲回到上海。她母亲也毅然脱离寄梅与家瑚恢复关系。母女们辅助家瑚教养一群穷苦的小朋友。

为了给幼儿教育机构募款，又举行了一个歌舞晚会。这晚盛况不衰，但不幸小梅的孩子死了。在观众不安的气氛中，小梅抱着她死了的孩子登台，她悲歌，她控诉，引起观众的同情和悲愤，幕也在这时候落了。

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戏呢？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理由的。一九三一年，正是我参加革命的前夜。一般的反帝热情之外，我已经具备一定的阶级觉悟。由金焰扮演的家瑚，当然是我最感兴趣的人物。由于封建军阀的政治压迫和南洋矿山资本家的无情剥削，他已经痛切地感到革命的必要，听家瑚唱的《开矿歌》吧：

开矿，唉哟哟，开矿，
开出来黄金黄，
我们在流血汗，人家在兜风凉；
我们在饿肚皮，人家在饕餮粱；
我们终年看不见太阳，
人家还嫌水银灯不够亮。
我们大家的心要象一道铜墙，